

湖头条

# 冬日阳光

赵主明

喝茶喽。下午茶。

我下午一般不喝茶,只喝白开水。怕的是喝茶影响夜里睡眠。我对茶叶醒脑提神功能特别敏感。

雨后放晴,蓝天如洗,阳光明媚。此时的阳光房,成了家里最佳的阳光沐浴地。外头,冷飕飕;里面,暖融融。

阳光透过玻璃,照着整个空间。在里面享受冬日阳光的抚摸,真是美美地享受。如果再品几杯热茶,看看书,聊聊天,听听音乐,幸福的感觉真是满满。

阳光房由露台改成。上装玻璃顶,南侧安了玻璃墙、推拉门、小窗户,正中位置摆一个小茶台,周围放几把折叠椅。

整个冬天,遮阳篷一直卷着,不错过一丝阳光。只要是晴天,从上午到下午,里面都暖洋洋的。

冬日的阳光太珍贵了。它不像春天那样饱和,不像夏天那样炽烈,也不像秋天那样焦躁,而像慈祥的老者,一副饱经风霜、不紧不慢、沉稳老成的样子。

任凭北风呼啸,任凭银装素裹,任凭冰冻三尺,它依然面带笑容,倔强自信,不失时机,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宣示着信心、潜力与持久的存在。

午后,躺在阳光房里的躺椅上,闭目养神,让阳光照着全身。一会儿,脸上热热的,浑身暖呼呼的。

此时此刻,令我兴奋。一改往日只用一个双层保温玻璃口杯喝茶的

习惯,也附庸一下风雅,来点有文化内涵的喝茶方式。

拿出一个“小青柑”,这是朋友从南方回来送我的,放在陶罐里一年未动,掰一小半,放入煮壶,倒入净水器过滤了的自来水,按下电源键,开始煮茶。

还找出紫砂壶、壶承、杯托、过滤器、公道杯,试着温杯、闻香、慢饮、细品。茶具小得与酒盅一般。我曾嘲笑过朋友,用这种茶器喝茶不如用它喝酒,一口一杯,更过瘾。

喝茶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补充能量吗?大碗茶,大口喝,多过瘾呀。用这小盅子,未免有点小气。

我曾经不解一位网友的喝茶做派。那人常常一个人喝茶。茶室里放着十多条茶席,几架子茶具,多种茶叶,轮流换用,数日不同。从茶席、茶壶到茶杯、公道杯,还有壶承,杯托、盖置,都与心意配套。

她边泡边喝边说内心的感受,好像只有这样,喝出仪式感、艺术感与自豪感,才能放松身心,舒解压力,增加幸福生活的指数。

不就是喝个茶吗?又不是搞什么艺术活动,或者做茶艺展示,弄那么烦琐干嘛?不怕麻烦和浪费时间吗?!

时间对于现代人来说太重要了。“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生命。”曾被深圳人奉为经典,后来传播到全国。

如今,自己也想尝试一下了。没什么值得纪念的好茶,喝喝小青柑也不错。朋友说,这种茶煮了入味。煮

沸、出汤等,都有讲究,适时则妙。

阳光照进茶杯,茶水呈现金黄色,散发出淡淡的茶香和浓浓的柑香。倾倒茶汤时,阳光舞动,犹如会动的动画小品。

边喝边享受着冬日阳光的温暖。环视阳光房内,还有几盆生命,与我一样,在阳光的温柔拥抱下,宁静而安详。

两盆吊兰。吊兰怕冷,入冬即搬到阳光房里。如在室外,早已叶枯。放在货架上,无论是母草还是垂下的新苗,在阳光的照耀下,都茂盛翠绿。阳光房的温暖,为它保持了生命的活力与成长的希望。

一盆白兰。白兰就不一样了。虽然也搬了进来,叶子却接连枯萎凋零。也可能是湿度不够,光有阳光还不够,需要雨露滋润。它本是南方之物,广州市街道,栽作行道树。在北方,只能作为盆景。若置于室外,连根都会被冻坏的。

一盆金钱橘。入秋即果实累累,如今已经金黄。若在室外,很快就会掉光。橘子不耐寒,有道是,“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还有一盆映山红。竟然开了数朵大红花。而在大山里,则需等到春夏之交时候,才能红红火火。阳光房里的阳光,弥补了它们生存的弱点,提升了生命的质量。

让我们一起享受这冬日的阳光吧!在冬日,不懈怠,不畏寒,直面挑战,战胜困难,砥砺前行!

诗品时空

## 走读淮河(五章)

万里号

淮河博物馆

滤尽浮沙  
一河水熬制千年  
洒下点点结晶

远古的号子遗落了刀耕火种  
青铜卧在泥沙里闪光  
盆盆罐罐讲述着残缺的故事  
金银瓷器的碎片脱离金钱称量

一束光穿越禁铜  
竟复活了一叶受困的独木舟  
穿风打浪  
驶向十里船厂

九曲桥

通往湖心的路  
总是弯弯绕绕  
左一拐,曲曲折折  
右一弯,误解重重

到底经过多少次考验  
才能见到湖心的荷花  
你看桥上的那对恋人  
他们只需面对面相拥  
便把所有的过往留在身后

孙叔敖雕像

我站在这里并不代表楚相  
只是提醒人们不要忘记  
水在河里奔腾  
梦想在村庄上生长

如果有一天我被风化  
请记住  
这里是国与家站立的地方

云游台

沿宋河吹来的风  
打着旋在此驻足  
一比一复制的院子  
青砖做基  
瓦黛涂色  
苏轼笔走书狂  
秦观凝神执卷  
王珣驻足呼朋  
孙觉挑灯醉案

复制,粘贴  
百姓一伸手  
便触摸了文人的风骨

天镜湖

大度装得下油油的水草和芦苇  
飞鸟带来四面八方的讯息  
白云偷闲在湖水里洗澡

只要敞开心扉  
还装得下孩子的星期天  
中年人的压力  
老年人的寂寞

不管谁来倾诉  
都照单全收  
走时还不忘送一支轻柔柔的狗尾巴草

社会百态

## 随礼

周明金

在过去农耕时代,商品经济不发达,没有消费贷款、信用透支,想靠一人或一家之力去完成结婚、生子、盖房子、疾病、死亡等这些人生跨不过去的一道坎,谈何容易?既然一人之力或一家之力难以办到的事,就需要集合社会力量,因此,中国古人就发明了根据血缘、血统、同乡、同窗、同僚等一切可能的比较稳固的社会关系,筹集每个人的少量资金,集中起来办某个人的大事。你家有事帮你家,他家有事帮他家,这样每个人都为他人出力,等到自己也办同样的事情,需要用大额资金办大事的时候,别人也会过来为你筹资。中国古人就用这种朴素的智慧,发明了类似于今天互联网思维的众筹所达到的功能——随礼。

随礼,就是随份子、凑份子。有来有往,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礼尚往来”。之前,只在男女结婚或某家老人去世,亲友们按约定的数额出钱,集中之后做贺礼或丧礼,交给将要结婚的男女或丧家。男方,叫喝喜酒,女方,叫添箱,丧家,叫烧纸。

儿时记忆中,随礼很简单:谁家娶儿媳妇了,亲友掂双手工千层底布鞋,鞋里塞双袜子,或扯几尺布,或买个床单,就是礼金了。一挂鞭炮响后,新媳妇到家了,开始上账了,叔叔舅舅,有序的交出贺礼(物),知客的

(司仪)高喊:“xx大姑,灯芯绒布鞋一双,里面还有一双尼龙袜子!”“账先生”(东家临时指派记录的)忙不迭地在一张红纸上写上:xx大姑灯芯绒布鞋一双,鞋里面一双尼龙袜子。知客又喊:“xx婶子,的确良布料一块!”“账先生”写上:xx婶子,的确良布料一块;知客喊:“xx大姨,蓝卡其布料一块!”“xx大姨,缎子被面一床”“xx矧子带蜜蛾子(蝴蝶)的盖叶子(床单)一床”……“账先生”记录完毕,就开席了,大家一边吃一边叙话,吃好吃好,叙得热闹。

饭后,来贺喜的亲戚要见见新媳妇,婆婆逐个介绍:“这是你大姑!”新媳妇羞怯地叫一声“大姑!”大姑一边“哎哎”地答应着,一边从褂口袋或裤口袋里掏出用小手帕紧紧包裹着的,或一元,或两元人民币,递给新媳妇,算是见面礼,也叫改口费。嘴上说着:“第一次见侄儿媳妇,少少的!”新媳妇看看婆婆,推让着:“不要,不要!”婆婆说:“不是外人,大姑的,拿着吧!”一边说,一边看清是多少钱,记在心里,以后大姑家有事,要还礼呢!至亲逐一见过之后,新媳妇将收到十几元、二十几元钱,悄悄地悉数塞给婆婆,留作家庭以后应酬。

时下,随礼之风,愈刮愈烈。随礼性质也变化了,不再是一双鞋袜,一块布料,直接拿现金上账,从现金

的多少可以衡量关系的亲疏。随礼范围也逐渐扩大,由以前的亲朋好友、左邻右舍,发展到社会面上。可随礼的不只是婚丧嫁娶,红白喜事,名目多到十几种。

如果说结婚和丧事随礼,感觉还说得过去,但是现在随礼的名目越来越多:孩子满月,乔迁之喜,开业,上学,甚至二婚和猪圈搬家也要办一场酒席……随礼多了,就绝不是联络感情了,好像是一场场的交易。但是没有办法,别人家频繁办酒席,如果自己不去,就吃大亏了。于是,有的想着法子巧立名目的办:李某长年在外务工,亲戚朋友家有事随了不少礼,于是从县城轿车租赁公司租了一辆车(每天租金300元),雇人开回来,说是自己买了车,又是放烟花爆竹,又是发请帖,邀请亲朋好友到家贺贺。大摆宴席三天后,收礼十几万,车还给租赁公司,继续外出务工;张某家无事可办,买了台搅拌混凝土的大罐,也通知亲友喝喜酒;王某家多年随礼,临时没事办酒席,于是盖了两间厨房,搞了个奠基仪式,杀猪宰羊,邀请亲友参加奠基典礼,热热闹闹两三天……

随礼,凑份子,原本是一个很好的习俗,是一种沟通感情的方式。但是现代社会,随份子逐渐变了味。大事办,小事办,久而久之,成了恶性循环。